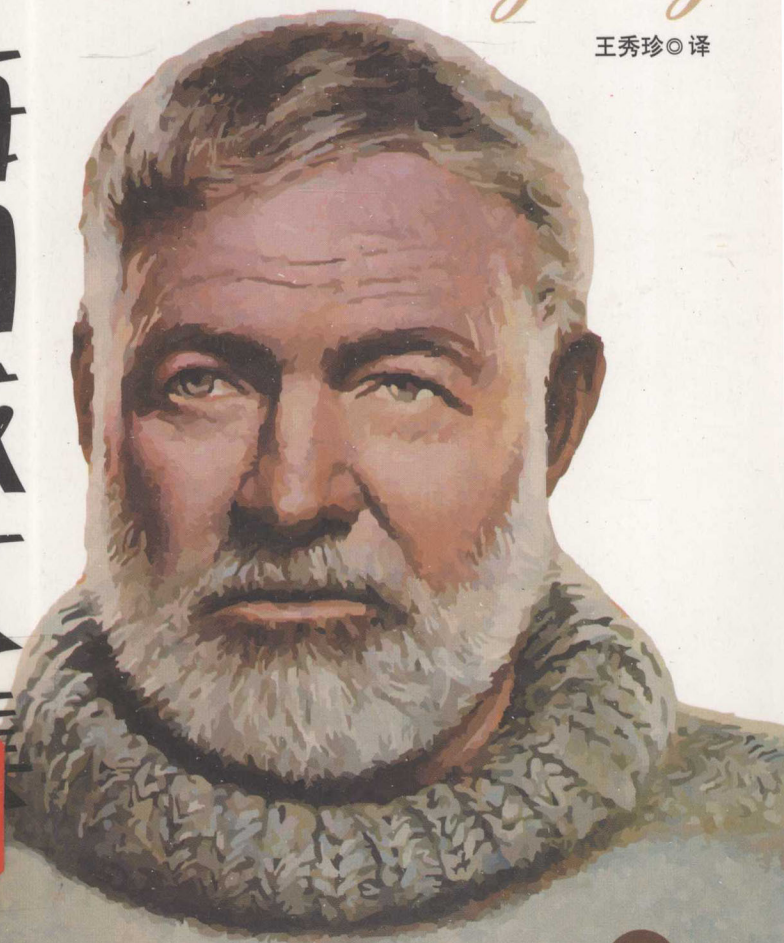


世界名人传记

Ernest Hemingway

王秀珍◎译

海
明
威
文
集



五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世界名人传记

海明威文集

(五)

王秀珍 译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海明威文集

译者:王秀珍

责任编辑:赵 岩

出版: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:130062 电话:86012927)

发行: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刷:三河市灵山红旗印刷厂

开本:787×1092 毫米 32 开

字数:916 千字

印张:40

版次:2009 年 3 月第 2 版

印次:2009 年 3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5000

书号:ISBN 978-7-5387-3089-4-3

定价:200.00 元(全 8 册)

28

当他们走进旅馆大厅时，艾太太正好拿着一封信从厨房走出来。

“尊夫人搭火车去拜尔瑞滋了，”她说，“她留了封信给您。”

“她什么时候走的？”大卫问道。

“在你们离开后不久，”艾太太说，“她打发仆役到火车站买票，说是订1张卧铺。”

大卫开始看那封信。

“你们想吃点什么？”艾太太问，“来些冷冻鸡和沙拉好不好？要不先吃点煎蛋卷开胃。如果先生喜欢的话，也有羔羊肉。他想吃什么呀，夫人。”

玛丽塔和艾太太谈着话，大卫一口气把信看完，把它放进口袋里，然后问艾太太：“她离开时，你觉得她的神情和平常一样吗？”

“我看有点不一样，先生。”

“她说了，她会再回来的。”大卫说道。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

“我们会好好地照顾她的。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当她翻煎蛋卷时，开始低声地啜泣起来。大卫轻轻地用手搂着她，并吻她。“去和夫人谈谈吧！”她说，“我来摆桌子。艾先生和仆人正在拿破里。”

“我来摆吧。”玛丽塔说，“请你把酒打开，大卫。你看我们来一瓶兰生(香槟)好吗？”

他关上冰库的门，拿着1瓶冰凉的酒，拆开封缄，松开铁线，然后用大拇指和食指小心翼翼地拔出软木塞，倒满了3杯。艾太太端着酒，站在火炉旁。大卫拿不准他们喝酒是要庆贺什么，于是就开口说：“祝你快乐。”然后，他们举杯共饮。

艾太太把煎蛋卷端上来，他们默默地各自喝着酒。

“吃点吧，大卫，求求你。”玛丽塔说道。

“好吧！”他说，又喝了口酒，并吃了些煎蛋卷。

“只吃一点点就好了，”玛丽塔说，“这样对你会有好处的。”

艾太太看看玛丽塔，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不吃东西对事情并没有什么帮助。”

“当然，”大卫慢慢地、小心翼翼地吃着，并继续喝着起泡的香槟酒。

“你知道她把车子停在哪儿？”他问道。

“在车站，”艾太太说，“那个仆役和她一起去的，钥匙已经带回来了，就放在你的房间里。”

“卧车很挤吗？”

“不挤，仆役说乘客很少。他送她上了车，她会有位子的。”

“这班火车还不错。”大卫说。

“吃点鸡肉，”艾太太说，“多喝些酒，再开1瓶吧，我想你的女人也渴了。”

“我不渴。”玛丽塔说。

“你不渴才怪呢!”艾太太说,“全喝了吧,再拿1瓶去喝。我对这种酒最清楚了。喝好酒对他有好处。”

“谢谢,我不想喝得太多,亲爱的。”大卫对艾太太说,“喝多了明天不好过,而且我也不想不舒服。”

“我知道你不会的。现在你吃点东西,让我高兴高兴吧。”

过了一会儿,艾太太说了声抱歉之后就先离开了。大卫把他的鸡肉和沙拉全吃完。等她再回来时,他们又一起干了1杯。大卫和玛丽塔礼貌地向艾太太道了声晚安,便一同到外面的草地上去欣赏满天的星光。大卫把那瓶已开了的酒,冰在冰桶里,放在炉子上,双臂搂着玛丽塔亲吻着。就这样,他们默默地拥着对方。稍后,大卫提起冰桶,搂着玛丽塔,双双走向她的房间。

她的床已经换成双人床了。大卫把冰桶放在地板上说:“这是艾太太干的。”

“是的,”玛丽塔说,“当然啦。”

他们并排躺着,皎洁的月光如梦样地洒在身上,清爽的微风从海上徐徐吹来。玛丽塔说:“我爱你,大卫,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确定了。”

“在这之前,”玛丽塔说,“我一直盼望能整晚与你共眠。我想,你一定不喜欢那种睡不着觉的太太。”

“你是属于哪一种太太?”

“你会知道的,一个现在最快乐的人。”

大卫觉得过了很久很久以后,才迷迷糊糊地睡去,可事实上却并非如此。当他醒来瞥见第一道曙光,看到玛丽塔甜甜

地睡在伸身边时，心里涌起了难言的喜悦，但这喜悦马上被他想起的往事一扫而空。他小心翼翼地不去吵醒她。不过，在他下床之前，她动了动身子，于是他吻了她。她微笑地道声：“早安，大卫。”

“再睡吧，我最亲爱的。”

她说：“好。”像只精灵的小动物似的，她很快翻身蜷曲地躺着，额前散在着乌黑油亮的头发，她的眼睛紧闭着，浓密的长睫毛，闪闪地衬托着她那晨光似的微棕色皮肤。大卫的目光一直在她身上流连着，惊叹她优美的形体，并思量着在她睡时，他该怎样才能看到她的灵魂不脱离肉体。她确实很可爱，而且她的肤色和那令人难以置信的柔肌，简直像个爪哇人。随着光线的渐强，他注意到她脸庞的颜色也越变越深。最后，他摇摇头，把衣服托在左臂上，迎着晨曦，赤足走在满是露珠的石头路上。

大卫在他和凯塞琳的房中冲了个澡，刮了脸，并找到了1件没穿过的衬衫和1条运动短裤。他环顾卧房四周，感到空荡荡的。这是第一个他在而凯塞琳却不在的早晨。他又走到空无一人的厨房，找到1罐鲭鱼罐头和1瓶凉的突伯啤酒，然后绕到外头的酒吧。

他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的第一节，拔起啤酒瓶塞的上端，然后再将之往内压，直到它们贴在一起为止，并把它装进他的口袋里，因为他找不到装酒的杯子。他举起瓶子，感到瓶子仍冰凉着，他的手指已被水珠沾湿了。他闻到了那罐上的香料——鲭鱼罐头打开后溢出的香味。大口喝了一嘴冰啤酒，他把它放在吧台上，然后从臀后的口袋里，掏出凯塞琳的信来

又看了1次。

大卫，我突然想到，你必定已知道，事情有多可怕了。我原以为开车撞到人就够糟的了，没想到更糟的是撞倒了小孩。那孩子砰地一声撞在保险杠上，也许只是个小小的擦撞，就这样事情全发生了。紧接着群众聚集，高声大叫。那个法国女人喊着撞到人了，尽管错在那个孩子。真是太可怕了，但它的确是发生了，祸是我闯的。

我就长话短说吧。我会回来的，而且我们要使事情获得最圆满的解决。千万不要担心。我要为我的书打电报、写信以及做一切事。所以，如果你写好了，我就将试着去做每一件事。我必须把其他的烧掉，更糟的是这件事做得是对的。不过，我并不一定非得告诉你不可。我并不请求你的原谅，祝福你，我会尽全力去办好每一件事。

那位女继承人对咱们俩一向都很好，我并不恨他。

本想就此停笔，可是不行，因为它听起来荒谬得令人难以置信。不过，无论如何，我都得讲出来。因为，我们俩都知道，我一直都是又鲁莽、又放肆，而最近又变得很虚矫。这一切都显得太迟了。我爱你，而且会永远爱着你。我很抱歉。这个字是多么无用啊！

凯塞琳

他看了一遍又一遍。

凯塞琳从未给他写过信，因为从在巴黎的克里容酒吧邂逅起，到在荷却大道的美国教堂结婚为止，他们每天都见面。当他第3次重读这封信时，他发现他仍然深受感动。

他把凯塞琳的信放回口袋里，把第2块又小又厚实的鲭

鱼就着芳香的白酒，细嚼慢咽地吃完，又把冰凉的啤酒喝个精光。然后到厨房拿了1片面包，喝干长杯子里的酒后，又拿了1瓶新啤酒。

今天他想试着写点东西，但那几乎是绝对办不到的事。每件事都太情绪化，也带来了太多的伤害。而无论事情看起来多么地合理，又如何为他而简化，他的变节总还是件石破天惊的事。而凯塞琳的这封信，就纠结了事情的爆发性。

“好了，布恩。”他一面喝着第2瓶啤酒，一面想着。“千万不要因为你自知情况不妙，就煞费苦心地去设想事情有多糟。事实上，你可有3种选择：第一，试着回想已经忘却的部分，重新再把它写下来；第二，试着另写一个新的故事；第三，把那混蛋故事写出来。所以，你应该聪明点，选一条最好的路走吧！当你能赌自己时，你老是孤注一掷。‘除了你自己外，千万不要赌任何会说话的。’这话你的父亲说过，你也说过。他还说：‘不是我，大卫，而是你这个曾经把事情往自己身上揽的铁石心肠的混小子。’也许他本来想说的是冷漠，可他那善于说谎的嘴巴，却亲切地把它变了过来；也许那就是他的意思，你别藉着突伯啤酒而欺骗自己。所以，选一条最佳途径，尽你的全力，重写一本题材又新又好的吧！而且要记住，玛丽塔所受打击和你受的一样大，也许还比你更糟呢！你就赌吧！她和你同样地关心那些已经失去的东西。”

29

当他决定放弃写作时，已是下午时分了。他一进工作室就写了一句，可是，接下来就怎么也写不出来了。他把那句话划掉后另写了一句。虽然他知道下一句该写什么，可就是写不出来。2个小时过去了，僵局并未突破。除了那一句外，他什么也没写。

就这么僵持了4个钟头之后，他才知道，这种解决方法根本无济于事，但是，他并不服气。于是，他把笔记本抛在一旁，出去找那女孩。

玛丽塔在阳光普照的草地上看书，抬头看到他时，她问：“你没写吗？”

“比没写还糟。”

“不至于吧？”

“真的。”

“我们去喝杯酒吧。”玛丽塔说。

“好。”

他们在酒吧坐下时，艳阳似乎也悄然随之而来了，天气和前天一样好甚至更好。“因为夏天早就过去了，所以每个暖和的日子，都应算作额外的恩赐。我们不该虚度时光，”大卫想着。“可能的话，应该好好地用它、珍惜它。”他调了杯马丁尼酒，这酒又冰凉、又爽口。

“你今天早上试着去做是对的。”玛丽塔说，“不过，我们现

在不要再去想它了。”

“好。”他说。

他伸手拿了那瓶戈登酒和搅拌的水壶，从冰里倒出水来，并用他的空酒杯，开始再调出 2 杯酒。

“这么好的天气，”他说：“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事呢？”

“我们去游泳吧，”玛丽塔说，“这样，我们就不会白白浪费一天了。”

“说的好，”大卫说，“我是不是告诉艾太太，我们晚些回来吃午餐？”

“她早已准备好冰凉的午餐了，”玛丽塔说，“我想，不管工作进展如何，你可能都会想去游泳。”

“你真聪明，”大卫说，“艾太太怎么了？”

“她有只眼睛的颜色有点变。”玛丽塔说。

“那可真糟糕。”

玛丽塔大笑。

他们开车沿公路驶去，绕过了海岬，穿过了树林，把车子停在松林间稀疏的树阴底下，然后提着午餐篮和海滩用具，操小路向小海湾走去。当他们穿过松林一路走过来时，从东边吹来一阵微风。海水又清又蓝，红色的岩石衬着小海湾一波又一波的金黄色细砂。他们走到水边时，清澈的海水正映着黄褐色的沙。

他们把篮子和帆布背包放在大块岩石的阴影下，并脱去衣服。大卫爬到高耸的岩石上准备跳水，他光着身子，沐浴在阳光下，他那褐色的肌肤闪着光泽。

“要不要跳水？”他喊道。

她摇摇头。

“我等着你！”

“不要！”她朝上喊着，并涉水走到水深过膝的海中。

“水怎么样？”大卫朝下喊道。

“比以前凉多了。简直冰冷彻骨。”

“好。”他说道。她边看着他，边涉水前进。水淹及她的腹部，接着就是酥胸。大卫伸直身子，踮起脚尖，仿佛是要慢慢地悬身而不想跳下，然后“唰”地一声跳下，在水中激起一阵水花。他又像海豚一样跃出水面，再度轻巧地潜入他所造成的漩涡中。玛丽塔游向那一环环的水波，而大卫突然从她身边浮出水面，把她紧搂上来，然后以他那带有盐味的嘴巴，贴向她的嘴。

“凯塞琳是海中的女娇娃，”他说，“你也是。”

接着，他们向海湾外游去，在深水中比以前更冷了，不过最上面的被阳光晒得有点暖和。玛丽塔浮于水面，背部高高地弯起，头部除了鼻子之外，全都在水里。微风轻掠海面，微波轻轻地拍击着她那褐色肌肤的酥胸。她的眼睛紧闭，躲着阳光的曝晒。大卫就游在她身旁，手臂放在她的头下，然后吻着她左边的酥胸，接着是另一边。

“我觉得它们的味道真像大海。”他说道。

“我们就在这儿睡觉吧。”

“你能吗？”

“要我的背部一直都弯着太累了。”

“我们现在游出去，然后再游进来。”

“好啊。”

他们又向外游去，比以前所游过的还要远，甚至经过了隔壁的海峡，然后还继续向外游，直到他们看到树林背后的山脉那隐隐约约的紫色轮廓为止。他们躺在水中，精心地观赏着嶙峋的海岸，然后慢慢地游向小海湾。待山脉退出视野后，他们就停下来稍事休息。过一会儿，海岬也看不见了，他们再度休息一下，然后又缓慢、奋力地继续往海湾内游来。最后经过小海湾的入口处，精疲力尽地脱离大海，踏上海滩。

“累不累？”大卫问道。

“很累。”玛丽塔说，她从来没游过那么远。

“你的心脏还怦怦地跳吗？”

“噢，我已经好了。”

大卫走上海滩，朝着岩石走去，找出 1 瓶塔维耳酒和 2 条毛巾。

“你看起来真像只海豹。”大卫说着，在她身旁的沙地上坐了下来。

他把那瓶塔维耳酒递给玛丽塔，她就着瓶口喝了一口后，又递还他。他喝了一大口，在阳光下伸展开四肢，躺在又平又干的沙地上。午餐篮就摆在他们身旁，瓶子里的酒，冰凉爽口。玛丽塔说：“凯塞琳游得不会累吧！”

“见鬼才不会。她从来没游过那么远。”

“真的吗”

“今天我们游得很远，女孩。我以前从来没有游到看得见那些背景似的山脉的地方。”

“好吧，”她说，“今天我们对她已无能为力，所以就不要再想了。大卫？”

“我在这儿。”

“你还爱我吗？”

“是的，非常爱。”

“说不定我对你犯下了大错，可是，你却对我这么亲切。”

“女孩，你没有做错什么，而我对你也不算亲切。”

玛丽塔抓起一把萝卜慢慢地吃，并喝了些酒。那萝卜又嫩又脆又辣。

“你不必为写作的事犯愁，”她说，“我知道，情况会好起来的。”

“当然。”大卫说。

他用叉子将1个菊芋(朝鲜蓟)的菜心切开，把它放入艾太太做的芥末酱里，搅和着吃了1块。

“我能不能喝点塔维耳？”玛丽塔说，她痛快地喝了一口酒后，把瓶子放在大卫身旁。瓶底稳固地埋入沙中，斜倚着篮子。“艾太太准备的这份午餐真够丰盛的，不是吗？大卫。”

“这的确是顿丰盛的午餐。欧拉真的把她打得眼圈发黑吗？”

“假的，不过，她和他大吵了一顿。”

“他们年龄上的差异太大，而且，如果她无礼，他就有权打她，她就是这么告诉我的。她还让我传讯息给你。”

“什么讯息？”

“爱情的讯息。她喜欢你。”大卫说。

“才不是呢！你真笨，她只不过站在我这边罢了。”

“再也不会会有这边那边的区别了。”大卫说。

“不，”玛丽塔说，“我们并没有刻意去分，但事情还是发

生了。”

“发生得好。”大卫把衣物和装着切好的菊芋菜心的瓶子递给她，还把第2瓶塔维耳找出来。酒仍是冰凉的，他喝了一大口。“我们已经精疲力竭了，”他说，“疯狂的女人，使得芸芸众生精疲力竭。”

“我们是芸芸众生吗？”

“当然是。不过，要把它写在纸上，还真得费上番功夫呢，然而，我们就是那样啊！你是不是让我把它写出来？我想我有这份能力。”

“不必了。”

“我要把它写在沙上。”大卫说。

他们睡得很甜，而且一觉睡到黄昏。当太阳快下山漫天充满晚霞时，玛丽塔醒了过来，她看到大卫躺在她身旁。他的嘴唇紧闭着，呼吸均匀而和缓，她凝视着他的脸庞和他紧闭的双眼，那合着的睡眼，她以前只看过2次。然后，她又轮视他的胸膛和身躯，以及垂放在两侧的手臂。

她走进浴室，看着长镜中的自己，忍不住微笑起来，穿好衣服后，她到厨房去找艾太太聊了聊。

过了好一会，大卫仍然熟睡着，于是，她静坐在他的身边。暮色中，他的头发衬托着他黝黑的脸庞而显得泛白。

她耐心地等他醒来。

他们坐在酒吧里，喝着海格酒加白利尔。玛丽塔小口小口地喝着酒。她说：“我认为你每天都应该进城去，买份报纸

并喝杯酒。一个人专心地阅读。我真希望有个俱乐部或真正的咖啡馆，好让你在那儿会会朋友。”

“那里没有。”

“我认为，如果你在每天不写作的时候都能离开我一段时间的话，那会比较好些。我总觉得你已经和女孩混过头了，所以，一直都希望能看到你交些同性朋友。当然，凯塞琳以前的做法，实在是太糟糕了。”

“我想她不是故意的，而且错在我。”

“也许如此吧！可是，你认为我们能交到朋友吗？我指的是好朋友。”

“其实，我们每个人都已经交了1个了。”

“我们还能交得到其他人吗？”

“也许能。”

“她们会因为知道得比我还多，而把你抢走吗？”

“我看，她们不会知道得比你多。”

“那你会不会因为她们年轻、新奇而又清新，就对我感到厌烦呢？”

“她们不会，我也不会。”

“如果她们把你抢走，我就把她们给杀了。我可不会像凯塞琳那样把你送给别人。”

“那好啊！”

“我希望你多结交一些同性的朋友，战时的朋友，和他们一起到俱乐部射击、玩纸牌。可是，你不一定得和女性朋友交往，不是吗？我是指新奇、清新、会和你谈情说爱，并真正了解你的那些女人。”

“我不会和女人打交道。这你是知道的。”

“她们永远新鲜，”玛丽塔说，“每天都有新面孔出现。没有人会在事先得到警告过，尤其是你。”

“我爱你，”大卫说，“而你也是我最好的伴侣。不过，你不必紧张，只要和我在一起就好了。”

“我就在你身边。”

“我知道，而且我喜欢看到你。知道你就在这里，我们会一起睡觉，而且会很快乐。”

夜里，玛丽塔躺在他身旁。他觉得出，她的酥胸紧贴着他的胸膛，手臂在他的脑后，手爱抚着他，双唇也紧贴着他的唇。

“我是你的女孩，”她在黑暗中说，“不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是你的女孩，那个永远爱你的好女孩。”

“是的，我最亲爱的爱人。好好睡吧！好好睡吧！”

“你先睡吧，”玛丽塔说，“我很快就会回来。”

当她回来时，他已经睡着了。她钻进被子里，躺在他的身边。他侧身睡着，呼吸和缓而均匀。

30

当第一道晨曦从窗外射进来时，大卫醒了过来。窗外的天色仍然昏暗，松树干和他平常醒来时所看到的不一样了，杉树面向海的角度也更长了。因为他一直枕着右手臂睡觉，所以感到手臂十分僵硬。等他完全醒来时，才知道自己是睡在一张陌生的床上，玛丽塔在他身边躺着。于是，他记起了每一件事。他钟情地凝视着她，将她那青春焕发的棕色身子用被